

憶寫書畫庫房之今昔

劉芳如

九十四年十月，漢笙影視公司為故宮攝製〈故宮文物庫房〉短片，摘要紀錄故宮文物保存與提件的現況。月刊編委有感於這是個過去鮮少曝光，也值得向大眾介紹的領域，便請作者從庫房工作者的角度，為讀者撰寫一篇關於書畫典藏的文章。本文除了述介現階段庫房作業的實況，也藉此對曾經為書畫庫房奉獻心力的前輩們，獻上由衷的敬意與感謝！

從八十年代說起

一九八〇年代以前的故宮，對我來講，與一般遊客一樣，只是個旅遊的景點。但在這之後，藉著求學和工作的機緣，故宮已經與我的生命密不可分！

在故宮待了將屆二十三個年頭，由博物館新鮮人逐漸蛻變為中生代的博物館員，對於這個工作場域，自然凝聚出一份近乎家園的深厚情誼，也因此先後有幾篇與故宮相關的報導文字誕生。

民國八十四年十月，故宮七十週年院慶時，我首度在國語日





圖一 民國九十四年〈故宮文物庫房〉的拍攝片段。以〈宋人山花墨兔〉為例，示範提件展畫與檢視作品的保存現狀。

左起：李松台、任麗芳、劉芳如、葉毓毅、謝國良。

圖二 張德恆先生（中）和早期服務於書畫庫房的兩位技工林炳陽（左）、牛性群先生（右）。

圖三 民國七十三年，協助文物搬遷的部分同仁，在書畫處辦公室合影。

左起：蘇篤仁、朱惠良、劉芳如、王耀庭、譚怡令、胡賽蘭、杜書華、何傳馨、張碧涼。

報發表〈故宮的慶生會〉一文；九十年二月復在《故宮文物月刊》第二一五期刊載〈書畫處三部曲——典藏、策展與研究〉，該文也同時收錄於故宮出版的《普世之美，人文薈萃——國立故宮博物院巡禮》一書。九十一年十一月，故宮舉辦《書畫與器物類數位典藏國際學術研討會》，我再以〈論故宮書畫的典藏、維護與數位化〉為題，於會中提出報告。上述三篇文章雖各有聚焦，但都曾觸及博物館典藏的課題。



圖二

九十四年十月，漢笙影視公司為故宮攝製二十分鐘的〈故宮文物庫房〉短片，摘要紀錄三處庫房（器物、書畫、圖書文獻）文物保存與提件的現況（圖二）。月刊編委有感於這是個過去鮮少曝光，也值得向大眾介紹的領域，便囑我從庫房工作者的角度，為月刊讀者撰寫一篇關於書畫典藏的文章。本文所及，除了述介現階段庫房作業的實況，也嘗試去綴拾不同時期工作同仁的片段，藉此對長期以來，曾經為



圖三

書畫庫房奉獻心力的前輩們，獻上由衷的敬意與感謝！

走出倉儲時代

我剛到書畫處那年（民國七十二年），故宮的行政辦公室還在現今展覽大樓（正館）的一樓。書畫庫房的位置也在同一樓層，掌理庫房的張德恆先生是位外表謙和，但工作態度極為嚴謹的長者。（圖二）當時，張先生已屆退休之齡，依稀記得的是，我第一次參加書畫換展的時候，張先生從庫房將作品提調出來之後，便站在陳列室中間，仔細監看每位進入展櫃的同仁收捲、懸掛作品的動作。身為「新生」的我，只能協助當搬運工，稍一不慎，還會遭到立即的糾正。所以對於張先生，內心無疑是又敬又畏的。

至於平時，庫房更是大多數同仁的禁地。據當時在裱畫室負責書畫修復的林勝伴先生回憶，由於他熟習書畫裱褙，接觸文物的經驗豐富，所以曾獲得特別的



圖四

許可，多次進入庫房，協助張先生提調書畫。

未幾，張先生榮退，改由胡賽蘭女士接替庫房管理者的職務。第二年，行政大樓落成啟用，書畫處的辦公室和庫房，悉數搬遷到新大樓的一樓和地下室。當時，書畫處同仁都參與了這次大規模的搬遷（圖三），藉此機緣，我才有機會見識到庫房內部的景象。記憶中，庫房裡堆放的，大部分是黑色的鐵皮箱櫃，少數為棕色的檜木櫃，櫃體都極為沉重。

儘管是全員出動，但平素拿慣筆桿的我們，負重力畢竟極為有限，主要還是仰賴牛性群和林炳陽兩位技工。牛先生自青年時期即伴隨古物（圖四），由大後方輾轉播遷來台，林先生也在故宮的北溝時期，就進入博物院任職，兩位都是元老級的工作人員。如今兩先生雖然退休多年，牛先生也於九十四年底謝世，但是他們在故宮工作時的身影，卻始終鮮明地印在我們這些後進者

的心版兒上。尤其是牛先生，雖然七十一年即辦理退休，但仍以義工身份，協助胡小姐處理庫房的各項業務，這份終身以院為家，熱愛文物的襟懷，委實令後生晚輩動容。

正館時期的庫房，受限於空間狹窄，文物箱櫃交互堆疊，提件困難度高，較接近於倉儲的型態。但是搬遷至行政大樓地下一樓之後，不僅空間較以前寬闊，進出的管理和箱櫃形制，也做了迥異於以往的設計，堪稱自此邁入另一番全新的時代。

現代的芝麻開門

伴隨著庫房時空的轉換，新庫房的入口增設了控制進出的讀卡機，典藏人員必須先刷卡，再搭配鑰匙開啟門鎖，才得以在上班時段內，入出其間。安全管理室的電腦，每天均會詳實登錄每次人員進入庫房的時間，並且於第二天列印報表，送交各典藏單位核對。

新庫房的文物櫃，採取有防



圖四 由大陸播遷來臺的文物木箱，目前書畫庫房僅備這只長箱，箱長四八二、寬二四、高二九公分，選用來存放最大的兩件畫軸（明王世昌俯瞰激流圖）和（明王疇雅大幅山水），堪可當做故宮文物搬遷歷史的寶貴見證。

圖五 民國七十三年開始，書畫庫房改採樟木來製作箱櫃，底部以不銹鋼架墊高，保持通風、乾燥，上方添加防塵遮罩。箱櫃內部再分若干隔層，文物依照箱、屨、號的排列序號，分開置放。

圖六 一九六〇年代初期，正館書畫庫房製作的鐵皮箱，文物均平置於隔層中，提件時，必須將排放外緣的作品逐件取出，才能拿到內側的作品。目前僅保留存放大畫的少數鐵櫃。

圖七 登錄書畫統一編號與庫存位置的文物清冊。



圖五

蟲效果的樟木來製作，櫃門一律朝外開啟，內部區分成若干隔層，文物各自按照典藏清冊的編號，分層排放。文物置放其間，不會相互堆疊擠壓，提件也非常容易，大大減低了文物受傷損的可能因素。（圖五）



圖六

至於正館原本使用的大型鐵皮箱（圖六），一部分已經規劃有隔層，雖然文物排放的方式與新櫃不同，但基於惜物的考量，仍

然予以保留沿用。

胡賽蘭小姐在典藏科服務的時間，從民國七十二年起持續到九十年，前後長達十八年。在這期間，書畫處共設有三科——典藏、研究展覽、編譯。其中典藏科的成員主要是胡小姐與張碧涼小姐二位。張小姐是張德恆先生的千金，與我同一年進入故宮，由於她兼任行政秘書之職，工作項目繁瑣，所以庫房的業務，基本上

仍由胡小姐一人主導。協助提件的林炳陽先生於七十五年退休後，原職改由陳義郎先生接任，一直到八十七年退休為止。陳先生個性樂天爽朗，與書畫處上下同仁都熟絡，因此大家習慣以「阿郎」稱呼他，就好像永遠的義工牛先生，我們都暱稱他為「老牛」一樣。



圖七



圖八

要是利用書面的帳冊(圖七)。院藏每件書畫，均被賦予統一的文物編號，宛如國民身分證代號一般，在庫房的帳冊中，除了詳細登錄文物編號之外，還有點收清

宮收藏時的原始千字文編號，以及目前存放的箱號。而書畫被提件的原因，囊括展覽、編目、修復、特別參觀、攝影等多種情況，每當需要提件前，張小姐都會依據帳冊，先查出書畫的箱號，然後交由胡小姐帶著技工下庫提取。由於日久爛熟，很多文物的存放位置和保存狀況，都已銘印在她們兩位的腦海中了。

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，庫房最重要的兩件大事，當推書畫的重新編目與總清點。早在民國四十三年，故宮猶在北滿時期，即曾出版一套八卷的《故宮書畫錄》，但其中分正、簡目兩種，正目部分詳細登錄作品的尺寸、內容、題跋和印記。簡目則僅羅列品名。至八十年代，原先的《故宮書畫錄》早已售罄，因此自民國七十八起，重新規劃《故宮書畫圖錄》的印製，不再分正簡目，而是依照作品的朝代和形式，陸續將書畫處典藏的文物，以圖文並列的形式，精裝出版。截至民國九十四年底，《故宮書

畫圖錄》已經發行到第二十四冊，未來仍將持續編印，不過基礎的編目工作，則早在上個世紀即已告一段落了。

猶記得編目期間，胡小姐每天上午均會從庫房提調原件，利用一樓的看畫室，讓書畫處同仁進行內容登錄與校對。也幸而因為參與了這項工作，同仁們得以親眼目睹很多過去未曾謀面，或者僅能隔著陳列室玻璃，遙遙相望的真跡。所以，儘管抄錄的工作難免繁瑣、費時，但卻也讓參與過昔日編目的老同事，至今還經常津津樂道地說，那幾年所獲得的，恐怕是新進同仁再難分享到的福份呢！

民國七十八年七月到八十年五月間，典藏科配合全院文物總清點計畫，針對大陸遷台文物，以及來臺後陸續入藏的文物，邀約社會賢達和藝文界代表，擔任點查委員，逐幅核對庫房書畫的帳冊資料與作品保存狀況。待查驗無誤後，旋即在每件書畫的裱綾或綉紙上，鈐蓋「中華民國七



圖八 庫房最新規劃的鋁製長櫃，適位置放較大型的作品。
圖九 盛裝〈五代趙幹江行初雪〉的木匣，雕鏤精美，手卷並裹以織錦包巾，這些附件本身即具有極高的觀賞價值。
圖十 盛裝立軸與冊頁的藍布套，均採取量身訂做的方式，上方附以籤條，書寫文物的品名，並標記箱號。



圖九



圖十

十九年度點驗之章」。清查的地點，選在書畫庫房的預備室內，除了由胡小姐負責提件外，其他兩科的同仁，也輪流協助登記和蓋印，當時王耀庭、許郭璜、何

傳馨等幾位先生，由於平素即經常揮毫，也不乏蓋朱砂印的經驗，所以就由他們來掌印。兩年多下來，總算完成了這項故宮收藏文物總清點的浩大工程。而經

此驗證，得以向國人清楚宣告，故宮的上萬件書畫，時刻都享有細心的護持，這對於書畫典守人員來說，無疑是最大的欣慰與榮耀。

新一代的庫房守門員

民國九十年五月，由於胡賽蘭小姐調升出版組組長，我受命轉入典藏科，接下庫房守門員的任務。離開我原本熟悉的研究展覽科，心中固然有諸多不捨，但是想到今後可以與文物有更多直接的接觸，還是抱著緊張和期待，踏入庫房這個充滿新鮮感的工作環境。



圖十一

為了讓繁瑣的交接工作順利推動，處長王耀庭特別安排張華芝小姐也同時加入典藏科的行列。交接工作斷續進行，我與張華芝，加上林金郎、吳明堂兩位技工友，四個人總共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，才把庫房內所有的書畫逐一點清數量。



圖十二

始試行研究人員兩年輪調的制度。短短兩年的時間，或許無法讓輪調同仁完全熟諳庫房管理的每個細節，不過起碼，庫房已經揭去了神秘的面紗，只要依循安全的管理機制，典藏科的同仁都有機會主導提件，不再單由個人掌控全局。

其實最近幾年間，庫房的管理方式，還有多項不同於以往的興革。比如國贈與台購這兩類文物，受限於箱櫃與庫房人力不足，初入藏時，大部分疊放在鐵箱或木箱內。民國八十五年，器物處移撥了一間庫房讓書畫處使用，自此，書畫庫房的面積由三百八十六平方米擴充為五百八十四平方米。空間加大之後，便可以計畫性地新增文物箱櫃（圖八），民國九十二年以後，總算讓庫房內所有新增的文物，都能夠比照故博、中博的收藏方式，逐一排放入櫃，獲得比較寬敞的置放空間。

書畫類文物依裝裱形式，可大致分成卷、軸和冊頁三種。有

圖十一 為了保護脆弱書畫，特別定製桐木套匣，以增大立軸收捲時的彎曲弧度。

圖十二 手套與口罩，是每位庫房提件人員的必要配備。

圖十三 書畫展覽前，需先提交樣畫室詳細檢視保存狀況，若有傷損，則立即進行修復。



圖十三

些在清宮收藏時期，即有織錦布套或囊匣盛裝。(圖九)新庫房時期已開始參照清宮舊裝的樣式，以無酸材質的藍染棉布，為部分立軸量身訂製布套。惟庫藏數量實在太過龐大，直到目前為止，這項工作猶在逐年持續中。近三

年來，還針對原先沒有布套包裹的冊頁類作品，也設計數款不同樣式的包巾或囊袋(圖十)，以求全面落實文物防塵和阻絕光害的雙重保護措施。

書畫立軸的收藏方式，是以末端的地杆為軸心，來捲收畫心，倘若開合的次數太過頻繁，很容易造成折痕。近年來，針對特別脆弱的畫軸，在地杆部分加套桐木，或者塑膠材質的圓筒匣，使軸心直徑加粗，這樣一來，舒捲時可以減少圈數，有效發揮保護的作用。(圖十一)手卷與立軸的保存原理大致相仿，故部分老舊手卷的軸心，也加套壓克力材質的護筒，來避免摺痕滋生。

近年來每位下庫人員的工作慣例，均會配戴口罩與手套。(圖十二)戴口罩是防止人員交談時，口沫不慎附著到文物，造成水漬。戴手套的理由，則是為了避免手心的汗水或油垢弄污文物。

至於杜絕庫房蟲害的措施，過去最常採用薰蒸除蟲法，晚近幾年，新入藏的書畫類文物，則多數改以套袋脫氧的方式，來達到根絕蟲害的目的。

如今，典藏人員每月均會與科技室、機電室、管制室同仁定

期檢視庫房的各項設施，確保溫度維持在攝氏18至22度間，相對溼度在55%至60%間，務令每件典藏書畫都能安居於恆溫、恆濕、無蟲、防水、防火的理想保存環境裡。

庫房的診療間——裱畫室

隸屬於典藏科的裱畫室，與書畫庫房的關係至為密切。因為故宮的書畫陳列室，每隔三個月便需要更換展件一次，好讓文物獲得休養生息的機會，不致因長期的懸掛與光照，加快其老化的速度。一旦書畫發生摺痕或傷損，即需交付裱畫室，進行局部的加固及修復(圖十三)，使作品在展示時，能以良好的狀況，帶給觀賞者美的視覺饗宴。

邱景任先生是裱畫室第一代的元老(民國八十一年退休)，晚進的林勝伴先生則直接受教於他。裱畫室搬遷到行政大樓初期，空間共有一百五十四平方米，八十五年科技室再移撥緊鄰的一間實驗室供書畫修復使用，



圖十四

二室加總共二百五十一平方米。比起正館時期，條件已經改善太多；只是，修復人才的養成，卻始終有不足之虞。

由林勝伴先生引薦進裱畫室的技工，先後有洪福星、黃鴻琪、羅應榔等三位先生。林勝伴先生於民國九十一年提前退休，改聘為裱畫室的修復指導，每週固定來院兩個半天。九十二年十二月，曾經在裱畫室短期進修，畢業於台南藝術大學古物維護研究所的洪順興先生到職，爾後又陸續有七位該校的學生來院見習，可謂帶動了博物院與學院合作的良好運作模式。

有鑒於庫房中需要定期維修的文物，數量可觀。單憑編制內的人力，仍嫌不夠，所以從九十年起，開始聘用具備裱褙基礎的臨時人員，以熟手帶領新手的方式，一方面使新人得到研修精進的機會，再者也可以紓解一部分的修復壓力。屬於這類工作性質的臨時人力，先後有林茂隆、葉竑毅、范定甫等三位先生。至於

未來，裱畫室人員能否擴充編制，讓有心將所學奉獻給故宮的後起之秀，共同參與書畫修復的行列，則有待相關主事者持續努力了！

虛擬庫房——典藏數位化

從民國九十年開始，故宮積極投入了數位化的工作，「故宮書畫數位典藏子計畫」也是此一總體計畫中的一環，除了逐年將典藏文物的後設資料(Metadata)納入「書畫典藏管理系統」之外，並會同步建置高解析的數位圖檔。如此雙管齊下的目的，一方面可以樹立學術研究的堅實基礎，再者，更能夠降低重複提調原件觀看的頻率，有效維護與時俱老的珍貴藝術遺產。

這項書畫典藏數位化的工作，所需之人力，主要是由典藏科的同仁和隨計畫延聘的專案助理來共同執行。如今，已邁入第一期五年計畫的尾聲，預計到底時，將可以完成上萬筆書畫的資料建檔，其中包含所有國寶與

圖十四 設置於書畫庫房的數位攝影棚，專門負責拍攝冊頁和手卷等小型文物。
圖十五 從「庫房管理系統」的網頁介面，檢索〈元黃公望富春山居圖〉的基本資料。



圖十五

重要古物級的書畫，成果堪稱相當豐碩。

故宮典藏的書畫，據民國九十五年七月統計，以卷、軸、冊為計算單位，共有一一、一二件。但是每一件冊頁當中，所包含的畫幅或書幅，往往自數開到數十開不等，所以實際書畫藏品的總量，應數倍於公佈的數字。為了加速達成典藏全面數位化的目標，除了持續提調原件，

送出版組照相室拍攝正片，再委外掃描成數位圖檔；書畫處本身，也從九十三年十月起，在庫房的預備室架設攝影棚（圖十四），以數位機背直接擷取文物的數位影像，同時進行色彩調校與影像輸出等後端工作。由於庫房的挑高不足，拍攝對象僅限定在手卷和冊頁這兩類尺幅較小的文物，而照相室的空間較大，適宜拍攝立軸類的大幅文物。雖然庫房距離照相室頗遠，文物必須經由地道來運送，不過，基於攝影室空間的考量，未來上述兩種照相方式仍將並行不悖。

最近三年來，典藏數位化的內容，再由「典藏管理系統」延伸至「庫房管理系統」。（圖十五）新系統的建置目的，著眼於運用資料庫的超強功能，讓庫房龐大、繁瑣的業務，諸如：展覽提件、編目提件、攝影提件、參觀提件、文物抽點、藏品修復與揭裱紀錄、藏品歸庫等工作，都能夠藉助電腦自動化的管控，逐步取代手工繕寫或打字的傳統管理

機制。

民國九十六年至一〇一年，數位典藏即將進入第二期五年計畫。未來，這兩個系統，還將朝向整合的目標持續規劃。屆時，庫房的管理者除了肩負護衛文物實體的任務，也必須身兼虛擬數位寶庫的守門員，為獲得權限進入其間的使用者，提供各項查詢與登錄的服務，分享一份近乎「遊於藝」的美好經驗。

綴語

綿延數十載的故宮書畫典藏史，單憑我個人的記憶，終究有其侷限。民國八十四年由昌彼得副院長主編的《故宮七十星霜》一書中，針對早期故宮文物的營運與管理，另有宏觀的勾勒。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第二七五期，陳葆真女士（一九七〇年代故宮寫真）一文，也對書畫處的人事變遷、業務概況，著墨極為詳盡。讀者諸君不妨援引參照，當能更精準地重組這幀故宮書畫典藏的歷史拼圖！